

西文  
德报  
纸章

## 《野心勃勃的波斯王》

说美苏争夺转移至波斯湾到印度洋地区

【本刊讯】西德《科隆城新闻报》十二月二十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野心勃勃的波斯王》，摘要如下：

从波斯湾到印度洋，有一条西方的生命线。西方进口的石油一半以上来自这个地区。而东非海岸和进入红海的通道又对确保这条海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超级大国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内争夺权力和影响。它们争夺的重点日益明显地转移到世界上这个越来越不安宁和政治变革的地区，这是有目共睹的。

苏联人卖力地赶上来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前几年还是西方可靠堡垒的地区立足。苏联军事顾问今天象其昔日的英国先行者那样活跃在伊拉克或南也门（亚丁）。哪里有机会，苏联人就企图在西方撤退之后在哪里通过大规模军事援助侵入所撤出的阵地，或者向西方进行政治示威。他们首先在埃及得逞，四年前在一场左派激进军人政变后又在非洲之角索马里得逞。埃塞俄比亚的革命最近趋向激进，这个多民族国家面临着分裂的时候，苏联人又在寻到机会把他们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红海。

苏联军事战略家在非洲东海岸的南部把贪婪的目光集中到还没完全独立的莫桑比克身上，他们想在那儿建立据点，至少象在印度或孟加拉一样得到战舰停泊权。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没有一个人象红色舰队司令那样如此渴望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苏联人特别起劲地推进它的海军装备并非徒劳。古巴危机（一九六二年）后不久，他们就认识到，由于他们的海上力量不够，外交上的野心受到限制。六十年代末英国舰队从苏伊士河东岸撤退以后，苏联就步步逼近，力求至少取得对整个地区的重要海上通道的共同控制权。现

## 美联社年终专稿谈印支和东盟五国形势

【美联社西贡十二月二十一日电】（年终专稿）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临近一九七五年的时候，预料在南越和柬埔寨战争也许将以更迅猛的速度继续下去，通货膨胀耗尽了两国的经济力量，早就该进行的社会改革还没有什么希望。西方外交官们说，在美国削减军援和经援的情况下，南越和柬埔寨将要为它们各自政府的生存而斗争。

这些分析家预料南越会发生更加猛烈的战斗，他们说，北越和越共将继续发动地区化的攻势，以便削弱遭到了

严重伤亡、贪污现象严重、士气已经低落的南越军队，并且使破产的经济紧张到破裂的程度。由于进行战争和外国不敢进行投资而造成外资不足，已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枯竭了。

分析家们说，南越的阮文绍政府和柬埔寨的朗诺政府只有在美国提供援助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去。

西方外交家认为来年没有什么希望进行谈判。有些人说，北越和越共在南越的进攻是为了迫使阮文绍作出政治让步，比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可以

在其中进行控制，最终接管这样的政府。

阮文绍还将面临许多政治问题。在他的秘密警察部队镇压非共产党反对派组织在十月、十一月举行的要求结束贪污和战斗的示威活动的时候，据说天主教徒和佛教徒正试图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们重新发动的赶走阮文绍运动。阮文绍面临明年秋天的大选，但他还没宣布他是否谋求第三个任期。

阮文绍由于忙于战争，所以他许诺过的社会改革、恢复公民自由和结束流血都未能兑现。大多数官员一致认为，南越所有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由于这场战争和一百多万难民的负担，使南越经济迅速地走下坡路。

南越政府宣布了一九七五年的新经济政策，目的是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官员们说，失业人数约有一百万人，约占劳动力的百分之十八。经济学家认为，南越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将继续下去。

柬埔寨，遇到了同南越一样的问题。一九七四年，通货膨胀上升

了百分之四百以上。

刚成立十个月的老挝联合政府所遇到的最严重问题是经济问题。

一九七四年，老挝通货膨胀上升了约百分之七十，由于钱包继续受到压力，已经在平常温顺的劳动力中间引起了劳工骚动。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府官员说，他们并不期望经济形势会在七六年之前有多大好转。

泰国生产了足够的大米、食糖和其他农业出口品，可以双倍地抵销石油费用的增加。

泰国将在明年一月二十六日举行全国选举，选出一个政府和议会，它们将遇到许多问题，其中包括通货膨胀（一九七四年的上升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和官僚政治、劳工、教育、农业和其他方面急需的改革。

印尼的经济自从一九六九年以来一直上升。这，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预料在一九七四年国际收支方面有三十多亿美元盈余。

在菲律宾：马科斯的军管政权将遇到最激烈的经济挑战，因此，它在其执政第三个年头（一九七五年），可能遇到最困难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十二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联合国明年迁东京？》，摘要如下：

强难凌弱众可暴寡的时代 “强凌弱。众暴寡”，是常常连用的两句话。在古代，国力的“强弱”与人口的“众寡”关联甚密，所以这两句话差不多同义。工业革命以后，军力与人口之间的关系渐减；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基本上是“强可凌弱、众难暴寡”的时代。二次大战后的新世界出现“全球一盘棋”的形势。双边的国际关系屈从于地区性的政策考虑，地区性设计又屈从于全球性的外交及战略部署，于是出现许多“强不能凌弱”的反常现象。例如苏联不得不容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美国不得不容忍古巴，英法联军打埃及铩羽而归，美国打北越伤心而退等等。当然这期间仍旧有“强凌弱”的事件，例如苏联占领捷克，但是这种情形并不多见了。

在另一方面，冷战的两大壁垒解体之后，“众暴寡”的趋势日逐加强。在国际政治之中，强国如没有相当多的弱国支持，就显得势单力孤；

香港《星岛日报》文

## 《联合国明年迁东京？》

而各个弱国在取得较大活动自由之后，就倾向于互相呼应，形成本身的集团，对抗超级强国，以争取本身利益。基本上我们已进入“强难凌弱、众可暴寡”的新时代；而这一形势在近年的联合国表现得最清楚。

“革命的联合国”已出现 今年的联合国大会陷于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之下，以国君之礼邀请巴游领袖致词，并且让这个连流亡政府都没有组成的恐怖活动组织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合国，同时联大主席则蛮横地限制以色列代表的发言。更妙的是，联大居然不顾宪章明文规定，自行表决取消南非代表的出席权，而美苏英法诸强国竟然也只有听任其胡闹，这正是“众暴寡”的最典型表现。

联合国过去是以美国为中心，表现虽不十分理想，但总还有不少成就。到明年就是“三十而立”之

年；看样子似乎将是“三十而离”，一则是对美国“离心”，二则是对事情处理“离谱”。另一方面，中共则已隐然成为联合国的亚非拉集团的领袖，操纵“第三世界”的各个弱国以及“第四世界”的各个产油国，对美国进行“众暴寡”的斗争。

联合国已经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成为周恩来十年前所号召的“革命的联合国”！

美国可能愤而退出联合国 本来中共的斗争主要对象应是苏联，可是在中东斗争、石油斗争、以及联合国斗争中，苏联都是站在侧面，而由美国首当其冲。所以尽管美国与中共的双边关系趋于改善，在全球性的政治斗争中，双方却是正面对抗的。

现在中东风云再度险恶，第五次以阿战争颇有箭在弦上之势。万一以阿战争爆发，美国势必援以，

阿拉伯各国势必再实施石油禁运，而这次禁运可能比前次更严厉。

这一系列的发展如果出现，自然将会引起凶险莫测的复杂后果。单以联合国来说，安理会将陷于僵持，而第三世界及第四世界国家将会在联大特别大会中再表演一次“众暴寡”，驱逐以色列，并谴责美国，甚至通过议案，仿照韩战方式，以联合国名义组成联军参与中东战争，站在阿拉伯人方面“讨伐以色列侵略者”。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比较冷静地发表抗议声明而后静观其变，也许在民意压迫下愤慨地宣布暂时或永久退出联合国。

“三十而离”的联合国总部 美国如退出联合国，大概会请联合国总部从美国领土上搭出去；即使美国不退出，或者虽退出而仍有雅量让联合国总部继续在纽约工作，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多数国家大概也会主动发起把联合国总部搬走，以表示对美国的谴责。所以，联合国的“三十而离”，可能还意味着“离别纽约”。

假定真要搬家的话，最可能入选，的大概是东京。

西德经济计划执行情况

# 对失败的推测

【本刊讯】西德《南德意志报》

十二月二十日发表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鲁道夫·希梅里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失败的推测》，摘要如下：

每年年底，苏联不是迎接小耶稣，而是国民经济计划。更令人惊讶的是，计划部门的头目和财政部长这次向最高苏维埃作一九七五年计划草案报告时，几乎没有宣布有关国家经济形势的重要数字。人们并不是要隐瞒成绩。但如果仅以非常一般的叙述和精心选择的数字来说明投资、计划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国民收入和工资发展的情况——这些数字也不会让人们了解真实的概况——那就会使人们猜测到，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作为完成计划的关键性的一年并不幸运。原来确定的但后来经过修改的这个计划的指标很高。它规定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平均每年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六点八，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八，资本货物工业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对消费品供应起决定性作用的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八点三。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首先是由于一九七二年农业歉收造成的，这次歉收使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为百分之三点七，而且使得五年计划的头三年平均只增长百分之五点三。一九七四年计划增长百分之六点五。究竟达到多少，计划头目巴伊巴科夫没有讲。仅农业的主要产品谷物就比计划目标少一千一百万吨这一情况，就是完成这一增长指标的一个严重障碍。

消费品工业的增长方面看来也没有克服传统的困难：去年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八，而资本货物却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五。今年计划消费品增长百分之七点五，资本货物增长百分之六点六。因为计划头目没有宣布这个计划完成的情况，而确定一九七五年资本货物生产增长指标为百分之六，这就使人猜想，苏联的工厂里今年也没有向前大跃进。重工业优先于商品生产这一自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经济中敌视消费者的传统毛病从而又正式复发了。但对于遭受着一场危机的西方来说，现在没有理由对这个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困难幸灾乐祸；苏联现在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衰退之害，这迫使它谋求协作。

\*\*\*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三日刊登一篇题为《焦头烂额的西方民航》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经济不景气影响下，西方各国航空公司大多数都告亏本，经营越来越困难，有些公司不得不卖掉飞机，有些整顿人员，缩小航线，以节省开支。

西方各航空公司这次面临业务萎缩、成本高涨的困难局面，也是战后空前严重的一次。在“能源危机”出现之前，西方民航飞机竟以舒适、豪华、大型、快捷作招徕，如“珍宝”机的头等舱位，座位唯恐不宽敞，享受唯恐不臻第一流，以便让那些大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高级官员们在飞机上也可以开会，在浓郁的香槟酒气中舒舒服服地完成他们的旅程。

那一阵，西方民航不仅力求舒适，还要设法更快捷，以节省时间。于是民航机除了更大、更豪华之外，就是设法飞得更快，在这个目标之下，超音速民航机问世，似乎没有人想到节省石油的问题。以为那是可以随意取得的低廉的资源。这次西方各国民航公司营业亏蚀，原因之一也就在此。

英国航空公司董事长马丁向公司内部发表的报告透露说，一九七四年英航的亏本达到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英镑之巨。另一家国际性的大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也亏本近一亿美元。

香港《大公报》文 章

# 《焦头烂额的西方民航》

西方各大航空公司同时出现巨大赤字，很有力的说明了这是真正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否则不可能大家都面对同一问题；其次是能源涨价，各航空公司成本一致拔高，西方国家人民经济收入减少，无心也无力出国旅游，能省则省，造成了乘客数字的激减；西方民航公司处在这种种困难，营业不能不一落千丈。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曾专门开会检讨世界民航不景气的原因。据该会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今年九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民航年会上指出，世界民航不景气的原因，一是因为各航空公司过去数年激烈竞争，特别是改用了超大型的“珍宝机”（波音七四七）以后，形成了机位供过于求，各航空公司不得不以低价竞相争取顾客，造成了各民航公司构造上的缺陷。

哈马舍尔德所说的第二个原因，则是燃料价格高涨和人员、器材开支因通货膨胀大幅度上涨，各公司又不得不提高票价以弥补赤字的结果。

在那次会上，有些航空公司代

# 塔斯社报道《布达佩斯筹备会议公报》

【塔斯社布达佩斯十二月二十一日电】布达佩斯筹备会议公报

根据一九七四年十月在华沙举行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所达成的协议，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下列各党代表团：

奥地利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丹麦共产党，芬兰共产党，法国

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波兰统一工人党，卢森堡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共产党，德国的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挪威共产党，西柏林统一社会党，意大利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圣马力诺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瑞士劳动党，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苏联共产党和土耳其共产党。

与会者对在筹备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方面已进行的顺利工作表示满意，并就进一步筹备这一会议的政治问题和实际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议程是：争取欧洲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与会者在讨论过程中阐明了自己的党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在布达佩斯会议上就建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起草委员会达成了协议，所有这些党的代表团都可以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在组织自己的工作时要

考虑到华沙会议和布达佩斯会议的交换意见和结果。应兄弟党的要求，德国统一社会党同意承担执行与委员会的召集和工作有关的任务。与会者主张举行讨论会，讨论与会议主题有关的问题。

兄弟党主张尽快在最高一级召开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最后阶段会议。并表示相信，欧洲安全合作会议的顺利结束及其决议的实现不仅有利于欧洲各国和各国人民，而且将有助于确立全世界持久和平和安全的事业。欧洲共产党人代表重申，自己谋求欧洲一切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的团结一致。

# 外电评欧洲党会议筹备会

路透社说会议避开了有争议的问题

筹备会晤表明，所有的党现在都承认，“通过多样化达到团结”是最好的做法。

塞格雷说，这里的筹备会晤坚持了只讨论规定它讨论的欧洲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问题。

他说：“没有人谈论欧洲之外的问题，任何人对阿尔巴尼亚都只字未提。”

阿尔巴尼亚谴责计划中的欧洲党会议。荷兰和冰岛的极端独立的共产党人也决定不参加，虽然冰岛党给这次

会议拍了一个表示善意的贺电。

【法新社布达佩斯十二月二十一日电】代表们讨论了三个主要问题：缓和，以及考虑其军事含义的必要性；欧洲的经济形势，特别是西方的危机；建立西欧和东欧“进步力量”之间的团结。

【路透社布达佩斯十二月二十一日电】东西欧二十八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说，他们愿意同欧洲“所有的民主与进步力量”合作。

在布达佩斯的三天筹备会晤中发言的一些人说，他们准备同社会民主集团和基督教集团合作。

【南通社布达佩斯十二月二十一日电】筹备会晤结束时发表的公报包含着极为重要的消息。在若干代表团的明确要求下，二十八党的代表在布达佩斯的讲话应当成为各党党员的主要指示器，指示他们进一步谋求欧洲面临的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

在布达佩斯，各党是本着民主精神和在容忍的气氛中交换意见的。

\*\*\*

司。据英航董事长尼哥逊说到这条航线的过剩情况，听来真令人难以想象，据说平均每天有二十五班珍宝机完全是座位空空，白白飞行的。而过去，几乎班班飞机都是满载，这两种极其明显的对比，颇能反映西方民航的不景气，而民航业的萧条正是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强有力反映。

为此，各航空公司不得不调整航线，减缩班机，“珍宝”机吃油最厉害，装载量过大，常常浪费许多客位，于是各航空公司又转向较小型机，把波音七二七等飞机恢复航行。欧洲的航空公司还在考虑合并，如果情势再不改善，可能建立“联合航空公司”。一九六七年欧洲十家航空公司曾经讨论联合经营，并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从技术、业务、行政等各个方面讨论合作。

现在考虑的是建立一个集团的“欧洲统一民航”，在技术方面自然困难良多，有些航空公司认为难以实现，如库鲁曼说：“从各国的历史经纬看来是难以实行的。”法航前任总经理科特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虽然没有必要组成一家公司，但合并成两家或三家公司进行更有效的经营仍然有必要。”

这一谈话反映了西方各航空公司在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影响之下，今后将采取进一步的合并和整顿业务。

表指责机票的一再上涨，吓退了大量乘客，而这时各民航公司又出尽法宝在广告宣传等各方面花了不少功夫，造成成本增长。

据统计，国际民航运输协会在今年以来已一连四次提高了票价，今年秋季的民航票价平均比去年上涨了百分之三十。

但是一些未加入国际民航运输协会的航空公司，则以原价和租机、包机的办法与加了价的民航公司竞争。这些民航公司不参加国际民航运输协会的会议，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招数投入民航运输活动，使一些大公司营业受到打击。

意航在赤字累累和国内外剧烈竞争之下，把公司所有的民航机卖出了一半，又关闭了在北美和东欧国家的航空分公司，缩小或停止了远东地区的航线和班机，彻底的进行所谓“合理化”改革。该航空公司总经理诺尔迪奥说：“要脱离这一场不景气，需要两年时间，任这期间不能有任何扩充。”

航机的过剩以欧洲大陆线最为显著。在欧洲大陆辟有定期或不定期民航班机的共有四十五家航空公

## 埃塞俄比亚军委会组织首都青年集会

## 法新社评述埃塞俄比亚开展的运动

【合众国际社亚的斯亚贝巴十二月二十一日电】当成千上万的学生今天在埃塞俄比亚首都排队走过时，军用飞机从头上飞过，而陆军部队则站着监视着。

警方估计四万到五万青年参加了这次和平的进军和集会。没有报告发生事件。

示威者中的大约有一万六千人被军事当局召集到农村同埃塞俄比亚大部分的农业人口一起工作，以帮助消除灾难性干旱的影响。

政府说，学生们将帮助把农民组织成中国式的人民公社和开始执行土改计划。

政府在下周把学生派到城市外面之前允许学生们在亚的斯亚贝巴示威和发表讲话。

特费里·本蒂中将今天告诉这次集会说，“我们希望你们把知识的火炬带给农业地区的群众”。

因为学生们表示他们害怕将遭到保守的农民的敌对接待，本蒂答应他们“武装部队将保护你们，埃塞俄比亚士兵在你们身旁”。

【法新社亚的斯亚贝巴十二月二十一日电】

贝巴十二月二十一日电】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门格斯图和第二副主席阿特纳福第一次公开地与外交官一起出现在贵宾观礼台上。这两位掌握真正统治权的革命领导人站在执政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特费里·本蒂的两侧。一些文官部长也在贵宾观礼台上。

学生们经过观礼台时，高举起钢盔致敬，并高呼陆军革命口号：“埃塞俄比亚第一”。

现在有一定的反对情绪，这从不太热情的学生通过观礼台时完全沉默就可以看出。但是观察家们说，过去几个月的学生反对活动看来已结束，大多数学生现在似乎已经是支持新的军事统治者了。

从二十三日，数千名学生将分成小组奔赴农村地区帮助启蒙和教育人民。这是非洲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组织这样一个运动，虽然坦桑尼亚和索马里也发动过同样的运动，但是规模都要小得多。

虽然许多人认为，在学生反对政府达几个月以后发起这次运动多

少是个奇迹，但是其他许多人则都以明显的好奇心注视着埃塞俄比亚今天发生的事情。

当权派的政策原先是含糊不清的。现在，临时军事委员会昨天发表的十点声明已阐明了将来要实行的制度。

例如，中国的影响显然在制定埃塞俄比亚政权的未来政策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虽然据说埃塞俄比亚新社会主义不是来源于外国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关于农村发展的计划表明它的概念十分接近中国的人民公社想法。

这并不是说亚的斯亚贝巴的统治者是完全顺从中国的。但是所有观察家一致认为，埃塞俄比亚人越来越远离西方国家，这些西方国家则由于谴责十一月的处决而被指责卷入埃塞俄比亚事务。

当权的革命领导人受门格斯图少校领导的极左派集团的控制。他们一个多月以来同西方外交官完全没有进行过接触。

但是，这里掌握实权的人仍是一个谜。即使今天，他们的实际政治方向仍不清楚。

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态度坚决。他们知道，如同任何革命一样，听任自己被意识形态弄得神魂颠倒的是最极端的分子。

没有任何真正的反对派——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情况鼓舞这批处在这个运动背后的青年军官迈出的步伐，比今年二月这里开始出现骚乱时他们原来打算迈出的步伐更远得多。当时有一个使埃塞俄比亚“社会化”的非常详细

的计划，但是时机取决于他们预料会遇到的反应。

今天，军事统治者提出的计划仍然是十分含糊的。看来它仅仅是一种初步的试探，目的在于对公众的反应作出估计。

埃塞俄比亚军人以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必定会激起这个习惯于旧的封建传统的国家的某种反应。

许多分析家事实上一直把这种情况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的情况相比。他们从以前的农民的封建主义以及过时的宗教蒙昧主义中看到了可能有助于迅速对埃塞俄比亚人民进行“重新教育”的积极因素。

预料统治者可能根据对宣布这个国家前途的社会主义计划一事

的反应来判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人民中实行这个毛主义政策的时机是否成熟。

然而，最重要的是埃塞俄比亚人是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要外国影响不明显或者不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笼罩在真正领导人四周的谜可能还要保持一些时候。今天上午的游行以及宣布未来政策的公告主要表明，埃塞俄比亚终于有了一个政治方针，虽然也许至今其全部意思是含糊的但它是明确的。

【合众国际社亚的斯亚贝巴十二月二十一日电】外交人士今天说，实行一项使埃塞俄比亚成为一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彻底的计划，意味着激进的陆军军官在同温和派争夺军政府控制权的一场权力斗争中已经赢得了胜利。

外交观察家们说，打算进行的土改是埃塞俄比亚曾经尝试过的最彻底的改革。

【路透社科伦坡十二月二十一日电】斯里兰卡联合阵线政府今天颁布了紧急条例，以便在最大的反对党正准备拒绝这个国家的宪法时防止宪法遭到破坏。

新条例规定，任何人，除了在全国议会或法院之外，否认宪法的合法性或者是对宪法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或质问，都是犯罪行为。违反这个条例的政党要取消其地位，没收其财产。这个条例还禁止私人组织进行准军事训练。

政府的这个行动是在右翼的统一国民党在这里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之后采取的。所通过的这项决议拒绝这部宪法，并说，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无权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之后还继续执政。

联合阵线政府是在五年前，即一九七〇年五月当选的。议会在一九七二年五月通过新宪法之后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把政府的任期延至一九七七年五月。

最近有消息说，一些政党在募集私人军队以推翻政府。禁止任何组织进行或参加准军事训练的条例就是在这之后颁布的。

班达拉奈克夫人上个月对全国议会说，政府将继续保持在一九七一年四月的流产叛乱之后宣布的紧急状态。她说，除了拦路抢劫和抢商店之外，还有一些有关颠覆活动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法新社科伦坡十二月二十一日电】反对党统一国民党今天决定把废除斯里兰卡现行的宪法和通过一部新的共和国宪法作为该党的一项政策。这项决定写在一项包含着三十七点的决议中，这项决议体现了该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在有一万名代表与会的该党年会上一致通过的。党的发言人说，他们在通过这项决议时并不知道政府今天为防止破坏宪法而颁布了紧急条例。

## 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导人开会

【美联社索尔兹伯里十二月十九日电】一批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今天在索尔兹伯里的海菲尔兹非洲人区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和解行动的最新事态发展。

老资格的民族主义者乔舒亚·恩科莫后来，没有讨论新的行动。他说，“仅仅是一次情况介绍会议。”

据了解，民族主义者对罗得西亚政府明显不愿释放拘留犯一事感到不安。

## 宣布将对破坏宪法的政党采取行动

## 斯里兰卡政府颁布紧急条例

##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全国联盟达成停火协议

【法新社里斯本十二月十九日电】葡萄牙通讯社今天在这里报道，互相竞争的安哥拉解放运动有两个，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争取安哥拉彻底解放全国联盟，已同意停火，以促进它们之间的“真诚合作”。

通讯社又说，这两个组织还答应同第三个主要的安哥拉运动罗伯托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接触，设法为成立过渡政府提出一项共同的政治纲领。

通讯社说，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停火是内图和萨文比昨天在安哥拉东部的维拉卢索城镇会谈的结果。葡萄牙驻安哥拉高级专员科蒂尼奥海军上将参加了会谈。

通讯社说，两个运动同意停止一切敌对和可能损害它们之间的合作的宣传。

【德新社卢萨卡十二月十九日电】两个主要的安哥拉解放运动的领袖萨文比和内图今天乘飞机抵达这里。萨文比在离开安哥拉以前说，他和内图一到达卢萨卡就设法同罗伯托接触。一旦他同内图和萨文比签订协议，就为同葡萄牙人举行会谈清除了道路。萨文比说，他预料今年底以前将由一个过渡政府当政，每个运动各分配三名内阁部长，并以一个葡萄牙高级专员为首。他还说，他预料在圣诞节后不久将举行三个运动和葡萄牙政府的圆桌会议。两个领导人签订的协议离完全统一还很远，但是它已足以满足葡萄牙的条件。

他还说，他认为，过渡政府应保持当政一年，因为需要有那么长的时间来为普选和接着到来的完全独立作好准备。

## 肯尼亚宣布关闭同坦桑尼亚的边界

## 坦桑尼亚外交部发言人说坦桑尼亚的睦邻政策不变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十二月十九日电】政府人士说，肯尼亚今天在面临着肯尼亚同坦桑尼亚这两个东非国家之间的日益严重的外交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开始关闭它同邻国坦桑尼亚的边界。

非洲外交官说，最近的事态发展最终可能会拆散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组成的三国

东非共同体——相当于欧洲共同市场。

【德新社内罗毕十二月十九日电】由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关系恶化，今天下午这两个东非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只有一个边界哨所开放。同时，两国之间的所有铁路运输已经停止。

这里人们推测，关闭边界哨所是试图向坦

桑尼亚政府施加压力的一种努力，要它不仅取消对重型卡车的禁令，而且停止解雇在坦桑尼亚工作的肯尼亚人。

关闭隆加边界哨所的后果之一将是立即推迟对坦桑尼亚的提炼的石油产品供应。

【法新社达累斯萨拉姆十二月十九日电】坦桑尼亚政府今天在这里说，它正在同肯尼亚

据非洲人全国委员会人士说，继续监禁可能破坏拟议中的非洲人全国委员会同政府之间的会谈。预料，非洲人全国委员会领导人阿卜杜勒·穆佐雷瓦主教将于本周末就这一问题同史密斯进行交涉。他说，除非被拘留的犯人得到释放，否则就不可能举行拟议中的制宪会议。

他说，“很多人从部族托管地来见他们的亲属，他们对继续监禁其亲属感到愤怒。”

政府进行接触，以便找出肯尼亚暂停肯尼亚到坦桑尼亚的公路和铁路客运交通的原因。

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坦桑尼亚政府通过报纸消息获悉，肯尼亚已暂停了这些车辆来往，但是，为了避免同它的邻国发生误解，坦桑尼亚不打算在目前发表任何公开声明。”

这位发言人接着说：“坦桑尼亚坚定地致力于睦邻政策，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这种政策。”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华文章

## 《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以《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为题，转载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访华文章，摘转如下：

在中国北部山西省的崎岖山顶，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庙，这个古庙的“寿命”不久将结束了。自从解放后，这座古庙便一直空置着；最近，就是建筑古庙者的后代，进行开山辟地，把梯田推上山脊，它曾经一度成为开山用具的储藏室；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它就要在一声爆炸中，随着半壁山脊、泥土、岩石一起滚下山谷了。

“砰然”一声，不仅这座古旧的庙被炸掉，五年前费了很大力量才用石墙围起来的平地，也要炸掉。这个村庄现在使用的压路机，正在把这个山头压平，在山谷中填起新的平地。填起的土地约有十二亩左右，使这个村庄的耕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十。在这个山区里，这是一幅相当大的平地，并且也适于他们使用新拖拉机。

人口不过三百的村民通力合作进行了这样周密的伟大工程，这个村庄该是特别突出的了。但是这个地区，到处都在进行类似的工程。就在这里，正在完成近一百亩新垦田的铺表土的工程。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开垦了这块平地；他们炸开岩石，为一条河炸出一条长达三百米的支流，并且在河流两岸筑起一条二公里的弓形石坝，截住河水，在山谷下开辟了这些新田地。

中国农村给人一种追赶前进的深刻印象。秋收刚过，社员们便又回到建设工地上来了。建设工作的规模，从小村庄开辟新梯田到数万人参加的控制大河流工程。这些工程，将有助于他们明年取得更大的收成。

中国人以大量的人力来弥补机器的不足。他们把大量人工部署到工地上——这是蜂群式的工作方法。中国人说：“蚂蚁啃骨头”，就是群众对顽强事物的回答。人手多，事情就好办了，那些看来几乎是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能完成，高山顽石也得低头。目前在西方可能仍然强烈否

定这种蜂群式的协作。但是经过一次社会大混乱之后或者粉碎了旧社会，有时候就需要采取各方面大协作的工作方式。

中国人不仅在山区开荒。我从广州郊区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提供的数字中注意到，这个公社一年来开垦荒地三百亩。这个公社是我在一年前参观过的。虽然面积增加的比率不过百分之二，但是这个公社就在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珠江三角洲数十年来已经是深耕细作的地方。

我问到新开垦的土地有什么成就。公社革委会主任把我带到一丛小山丘的地方，这些地方去年还是荒地，但是现在已是一排排的梯田，有的已种上了橙、桔树苗，有的已经挖好一个个洞，等待培土和种植树苗。

他们的计划是果树间种花生，而在较低的梯田种植稻谷。山脚的一块小平地，我起先还以为准备种稻的，但是后来知道，这块地准备建个篮球场。这山丘本身就是一个多种作物的农场，公社当局已把这块地方的发展和经营任务交给八十位年轻社员。这块新开垦的土地的发展和经营将交给这批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社员们。他们将在这块地方安家落户。

象这样的工程，已推广到全国各地，数量不大，却是继续不断，而是迅速地增加耕地面积。但是，增加粮食生产的高度潜力，仍放在提高耕地的亩产量方面。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看来，绿色革命仍生气勃勃，同时也是切实的——最少在中国是如此。

“农业土专家”，以一般的眼光看来，他们没有受过很高的技术训练。但他们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熟悉植物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然后在种植实践中逐步学习。

乡村一级的实验小组，是三结合的结构。一组中必须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一位被推选

来的村领导人，以及一名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可能是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男孩子或女孩子，也可能是本村中曾进过农学院的青年。

这些实验小组除寻找改良种子之外，还带头试验多造成、混合肥料，以及其他新技术。小麦移植法目前已在中国北部普遍应用，结果可使亩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同时也可节省田间种植时间，使其他谷物有充分时间在田间完全成熟。小麦移植法除了在移植时期需要大量人力之外，可让人们有更多时间进行田间的准备工作。现在，当地的工场已制造出小麦移植机器，在田间试验使用。

这种革新的动力并不局限于实验小组。看来革新动力已渗入中国的农村社会。扩大农村经济基础的副业，也是极力使生产增加和多种化的一个方面。为改善灌溉情况而增建的水坝、水塘和河道已成为养鱼的新地方。目前，很多地方已采用“鱼类交替繁殖法”——即在同一个池塘内饲养多种鱼类。

我被招待乘小艇在河道上参观，去看一部由公社工厂制造的新吸泥泵抽出河道底的淤泥。淤泥是一种肥料。随后我们转入河道的有篱笆围着的地方，那里一条条大鱼翻腾跳跃，啧啧有声，水花四溅，这是一个养鱼池，人们拿着鱼网，一网便捞获一大批五种不同的鱼。

猪粪是有机肥料的一个基本来源，而有机肥料是中国农业的基础。化学肥料也在广泛应用，但供应仍不充足，公社社员目前的想法，似乎是将化肥作为有机肥料的一种补充，而绝不是代替品。很多人认为，完全改用化肥，为短期的谷物收成，而牺牲泥土的长期健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

凭着这样的群众基础，多样化和自发性的动力来增加生产，中国的粮食产量比人口增长得更快。现在，在机械化方面的进步，促进了粮食增产的速度，而家庭计划早已在人口增长方面收到显著效果。

(待续)

《巴西日报》文章

《美洲：一种无中心的体系》

【本刊讯】巴西《巴西日报》

十二月一日发表一篇署名政治观察家的文章，题为《美洲：一种无中心的体系》，摘要如下：

墨西哥与智利断交是一系列事件锁链中的又一环节，至少在现历史阶段破坏着长期鼓励的本半球团结的思想。

美洲国家组织在基多会议上暴露了与哈瓦那政权意识形态共处方面的分歧。这次会议之后，在美洲舞台的观察家中间，加强了这样一种看法：我们面临着华盛顿影响的收缩，如果不是权力方面的，肯定是威信和权威方面的。

对于有关较重要利益冲突的政策，收缩和取消了吗？人们一直是有疑问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不能说明某种形式的影响的收缩的结论是正确的。

本半球象全世界一样趋向于一种多中心的局势。由于其它国家的发展和突变，这种局势正缓慢地形成。

一种礼仪多于实质的形式化的、没有领导中心和没有享有众望的领导的体系正在萌芽，结果是不再存在团结一致，而团结一致是建设辛格想象的大家庭的基础。本半球的每个国家都严格地根据自己的民族利益来考虑其对外政策。在民族誓言的冲击下，假定的忠诚关系——这种关系把外围中心与中央联在一起——被破坏了。

一种无中心，或者有一个不承担主要围绕它行动责任的中心的体系的发展给墨西哥式的单方面行动创造了条件。墨西哥与智利断交的决定是意味深长的。拉丁美洲的普遍一致的团结开始破裂，这样的设想不能排除：在不一定以阿根廷为首的情况下重新出现西班牙美洲主义。

## 委内瑞拉报纸报道《卡斯特罗预见拉美的未来》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二月二日以《卡斯特罗预见拉美的未来》为题，刊载卡斯特罗对美国《是的》杂志记者的谈话，摘要如下：

合众国际社纽约十二月一日电：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见美国《是的》杂志记者时说，拉美国家的前途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总有那么一天美国得接受一个、两个或许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半球存在。

他甚至指出，也许会出现这些国家的联盟，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和工业化国家竞争。

和美国的联系关系于和美国建立某种联系的可能性，这位古巴革命最高领导人说，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由于共同的利益，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早晚必将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

他说：“但是，我们并不急。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将等待建

立这种关系的必要条件出现。”

他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现在就可以访问古巴，但是只作为旅游者，不作为美国政府的使者。

他强调说，后者只有当美国取消对这个安的列斯岛国的经济封锁后才可能实现。

苏联在谈到苏联曾向古巴提供重要的无私援助之后，卡斯特罗承认他对于一九六二年导弹危机的结局不完全满意。但是他说，从历

史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古巴当时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他说，“苏联当时认为，和美国谈判可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让美国作出不侵略古巴的保证，另一方面能消除核战争的危险。结果没有爆发战争，并在国际紧张形势中出现了一个缓和阶段，这证明苏联的态度是正确的。”

他说，当时造成华盛顿和莫斯科对抗的导弹是在一九六二年初设置在该岛上的，其目的是作为防止美国可能发动直接进攻的一种“保障”。

## 美联社报道古巴想从世界糖价涨势中取得好处

【美联社迈阿密十二月九日电】古巴政府已在计算它从世界糖生产不足和消费过多中得到的好处。古巴最近已采取措施以便拿出其收成的一大部分以空前的高价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它正在设法摆脱某些同共产党集团和自由世界的国家订的长期协定的束缚。这些协定把其食糖的三分之二以上限定在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它正在用降低国内消费食糖定额的办法减少国内消费。卡斯特罗总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古巴将遵守其协定。但是，古巴经济官员和外交官员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显示出一些强烈的表示，表明政府设法重订某些长期合同，以便从目前在世界市场上所出的越来越高的价钱中获得好处。此外，据哈瓦那电台报道，古巴正在尽一切努力，以榨取这次蔗糖收成中的最后一根甘蔗。卡斯特罗最近对他的同胞们说，一九七〇年，我们设法生产一千万吨，但在一九七一年的收成，由于目前的糖价，等于二千万吨的收成。卡斯特罗还说，古巴群众已同时自觉地决定每月少配给一磅糖用于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他估计这将挣四千万或五千万美元。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华文章

## 《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以《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为题，转载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访华文章，摘转如下：

在中国北部山西省的崎岖山顶，有一座小小的“山神”庙，这个古庙的“寿命”不久将结束了。自从解放后，这座古庙便一直空置着；最近，就是建筑古庙者的后代，进行开山辟地，把梯田推上山脊，它曾经一度成为开山用具的储藏室；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它就要在一声爆炸中，随着半壁山脊、泥土、岩石一起滚下山谷了。

“砰然”一声，不仅这座古旧的庙被炸掉，五年前费了很大力量才用石墙围起来的平地，也要炸掉。这个村庄现在使用的压路机，正在把这个山头压平，在山谷中填起新的平地。填起的土地约有十二亩左右，使这个村庄的耕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十。在这个山区里，这是一幅相当大的平地，并且也适于他们使用新拖拉机。

人口不过三百的村民通力合作进行了这样周密的伟大工程，这个村庄该是特别突出的了。但是这个地区，到处都在进行类似的工程。就在这里，正在完成近一百亩新垦田的铺表土的工程。他们经过艰苦的劳动，开垦了这块平地；他们炸开岩石，为一条河炸出一条长达三百米的支流，并且在河流两岸筑起一条二公里的弓形石坝，截住河水，在山谷下开辟了这些新田地。

中国农村给人一种追赶前进的深刻印象。秋收刚过，社员们便又回到建设工地上来了。建设工作的规模，从小村庄开辟新梯田到数万人参加的控制大河流工程。这些工程，将有助于他们明年取得更大的收成。

中国人以大量的人力来弥补机器的不足。他们把大量人工部署到工地上——这是蜂群式的工作方法。中国人说：“蚂蚁啃骨头”，就是群众对顽强事物的回答。人手多，事情就好办了，那些看来几乎是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能完成，高山顽石也得低头。目前在西方可能仍然强烈否

定这种蜂群式的协作。但是经过一次社会大混乱之后或者粉碎了旧社会，有时候就需要采取各方面大协作的工作方式。

中国人不仅在山区开荒。我从广州郊区一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提供的数字中注意到，这个公社一年来开垦荒地三百亩。这个公社是我在一年前参观过的。虽然面积增加的比率不过百分之二，但是这个公社就在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珠江三角洲数十年来已经是深耕细作的地方。

我问到新开垦的土地有什么成就。公社革委会主任把我带到一丛小山丘的地方，这些地方去年还是荒地，但是现在已是一排排的梯田，有的已种上了橙、桔树苗，有的已经挖好一个个洞，等待培土和种植树苗。

他们的计划是果树间种花生，而在较低的梯田种植稻谷。山脚的一块小平地，我起先还以为准备种稻的，但是后来知道，这块地准备建个篮球场。这山丘本身就是一个多种作物的农场，公社当局已把这块地方的发展和经营任务交给八十位年轻社员。这块新开垦的土地的发展和经营将交给这批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社员们。他们将在这块地方安家落户。

象这样的工程，已推广到全国各地，数量不大，却是继续不断，而是迅速地增加耕地面积。但是，增加粮食生产的高度潜力，仍放在提高耕地的亩产量方面。从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看来，绿色革命仍生气勃勃，同时也是切实的——最少在中国是如此。

“农业土专家”，以一般的眼光看来，他们没有受过很高的技术训练。但他们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熟悉植物生物学的基本知识，然后在种植实践中逐步学习。

乡村一级的实验小组，是三结合的结构。一组中必须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一位被推选出

来的村领导人，以及一名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可能是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男孩子或女孩子，也可能是本村中曾进过农学院的青年。

这些实验小组除寻找改良种子之外，还带头试验多造成、混合肥料，以及其他新技术。小麦移植法目前已在中国北部普遍应用，结果可使亩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同时也可节省田间种植时间，使其他谷物有充分时间在田间完全成熟。小麦移植法除了在移植时期需要大量人力之外，可让人们有更多时间进行田间的准备工作。现在，当地的工场已制造出小麦移植机器，在田间试验使用。

这种革新的动力并不局限于实验小组。看来革新动力已渗入中国的农村社会。扩大农村经济基础的副业，也是极力使生产增加和多种化的一个方面。为改善灌溉情况而增建的水坝、水塘和河道已成为养鱼的新地方。目前，很多地方已采用“鱼类交替繁殖法”——即在同一个池塘内饲养多种鱼类。

我被招待乘小艇在河道上参观，去看一部由公社工厂制造的新吸泥泵抽出河道底的淤泥。淤泥是一种肥料。随后我们转入河道的有篱笆围着的地方，那里一条条大鱼翻腾跳跃，噗噗有声，水花四溅，这是一个养鱼池，人们拿着鱼网，一网便捞获一大批五种不同的鱼。

猪粪是有机肥料的一个基本来源，而有机肥料是中国农业的基础。化学肥料也在广泛应用，但供应仍不充足，公社社员目前的想法，似乎是将化肥作为有机肥料的一种补充，而绝不是代替品。很多人认为，完全改用化肥，为短期的谷物收成，而牺牲泥土的长期健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

凭着这样的群众基础，多样化和自发性的动力来增加生产，中国的粮食产量比人口增长得更快。现在，在机械化方面的进步，促进了粮食增产的速度，而家庭计划早已在人口增长方面收到显著效果。

(待续)

《巴西日报》文章

《美洲：一种无中心的体系》

【本刊讯】巴西《巴西日报》十二月一日发表一篇署名政治观察家的文章，题为《美洲：一种无中心的体系》，摘要如下：

墨西哥与智利断交是一系列事件锁链中的又一环节，至少在现历史阶段破坏着长期鼓励的本半球团结的思想。

美洲国家组织在基多会议上暴露了与哈瓦那政权意识形态共处方面的分歧。这次会议之后，在美洲舞台的观察家中间，加强了这样一种看法：我们面临着华盛顿影响的收缩，如果不是权力方面的，肯定是威信和权威方面的。

对于有关较重要利益冲突的政策，收缩和取消了吗？人们一直是有疑问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不能说明某种形式的影响的收缩的结论是正确的。

本半球象全世界一样趋向于一种多中心的局势。由于其它国家的发展和突变，这种局势正缓慢地形成。

一种礼仪多于实质的形式化的、没有领导中心和没有享有众望的领导的体系正在萌芽，结果是不再存在团结一致，而团结一致是建设辛格想象的大家庭的基础。本半球的每个国家都严格地根据自己的民族利益来考虑其对外政策。在民族誓言的冲击下，假定的忠诚关系——这种关系把外围中心与中央联在一起——被破坏了。

一种无中心，或者有一个不承担主要围绕它行动责任的中心的体系的发展给墨西哥式的单方面行动创造了条件。墨西哥与智利断交的决定是意味深长的。拉丁美洲的普遍一致的团结开始破裂，这样的设想不能排除：在不一定以阿根廷为首的情况下重新出现西班牙美洲主义。

## 委内瑞拉报纸报道《卡斯特罗预见拉美的未来》

【本刊讯】委内瑞拉《国民报》十二月二日以《卡斯特罗预见拉美的未来》为题，刊载卡斯特罗对美国《是的》杂志记者的谈话，摘要如下：

合众国际社纽约十二月一日电：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见美国《是的》杂志记者时说，拉美国家的前途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总有那么一天美国得接受一个、两个或许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半球存在。

他甚至指出，也许会出现这些国家的联盟，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和工业化国家竞争。

和美国的联系关系于和美国建立某种联系的可能性，这位古巴革命最高领导人说，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由于共同的利益，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早晚必将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

他说，“但是，我们并不急。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将等待建

立这种关系的必要条件出现。”

他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现在就可以访问古巴，但是只作为旅游者，不作为美国政府的使者。

他强调说，后者只有当美国取消对这个安的列斯岛国的经济封锁后才可能实现。

苏联在谈到苏联曾向古巴提供重要的无私援助之后，卡斯特罗承认他对于一九六二年导弹危机的结局不完全满意。但是他说，从历

史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古巴当时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他说，“苏联当时认为，和美国谈判可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让美国作出不侵略古巴的保证，另一方面能消除核战争的危险。结果没有爆发战争，并在国际紧张形势中出现了一个缓和阶段，这证明苏联的态度是正确的。”

他说，当时造成华盛顿和莫斯科对抗的导弹是在一九六二年初设置在该岛上的，其目的是作为防止美国可能发动直接进攻的一种“保障”。

## 美联社报道古巴想从世界糖价涨势中取得好处

【美联社迈阿密十二月九日电】古巴政府已在计算它从世界糖生产不足和消费过多中得到的好处。古巴最近已采取措施以便拿出其收成的一大部分以空前的高价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它正在设法摆脱某些同共产党集团和自由世界的国家订的长期协定的束缚。这些协定把其食糖的三分之二以上限定在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它正在用降低国内消费食糖定额的办法减少国内消费。卡斯特罗总理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古巴将遵守其协定。但是，古巴经济官员和外交官员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显示出一些强烈的表示，表明政府设法重订某些长期合同，以便从目前的世界上所出的越来越高的价格中获得好处。此外，据哈瓦那电台报道，古巴正在尽一切努力，以榨取这次蔗糖收成中的最后一根甘蔗。卡斯特罗最近对他的同胞们说，一九七〇年，我们设法生产一千万吨，但在一九七五年的收成，由于目前的价格，等于二千万吨的收成。卡斯特罗还说，古巴群众已同时自觉地决定每月少配给一磅，同时自世界市场上出售，他将另外节约五万吨糖用于在五千亿美元。